

抗議中國公司在西沙鑽井,越南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最激烈的方式,短短數日之內就陸級到了排華暴亂,迫使中國政府組織撤僑。且不論越方的動機企圖和利益得失,單說中國方面,怎么就落到了沒有一點威懾力的地步?

說起來,越南還是個被中國“教訓”過多次的國家,但照樣滿不在乎,中國的武力就這麼沒有效果?

類似情況還有印度。1962年毛澤東決定“敲打”印度時,指望歷史規律仍然有效:一次敲打,數百年和平。但現在看起來,也沒達到預期效果。

日本更不用說。從法理上論還是個“戰敗國”,可看它“死磕”中國的架勢,比“戰勝國”還理直氣壯,也是算準了你中國不能把它怎麼樣!

朝鮮問題尤其諷刺。中國賠上老本拼死打出來的國威,並未成為可持續享有的和平紅利,隨着朝核危機的加深,半島越來越像一把在中國面前晃來晃去的尖刀,反倒成了最大的安全威脅之一。

丹·斯坦恩伯克:我們美國該正視新疆恐襲了

【5月22日,新疆烏魯木齊發生嚴重暴力恐怖襲擊,造成31死94傷。恐怖分子的惡劣行徑,遭到中國政府和國際社會的一致譴責,然而美國大使館再次把烏市暴恐案形容成“暴力襲擊”,避稱“暴恐”。一直以來,從華盛頓特區到布魯塞爾,中國宗教極端分子和暴力分離主義者卻屢屢受到低調處理。當今世界,恐怖主義是全球性威脅。非贏即輸的遊戲——“你的恐怖分子就是我的自由戰士”——只會傷及更多無辜平民。觀察者網朱新偉譯,英文原文由《Shanghai Daily》獨家供稿。】

據新疆當地部門,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簡稱“東伊運”)已被定性為烏魯木齊“4·30”暴恐案的兇手。東伊運成員伊斯瑪依力·玉素普在中國境外策劃了此次事件,並由10名同夥實施。



新疆及其他地方發生了類似事件,中國大城市紛紛陞級反恐安全措施。

2001年,來自中東和歐洲的恐怖分子赴紐約發動“9·11”事件,作為親歷者,我對曼哈頓和上海出現特警隊毫不意外。

生活會帶來不便,但這是必須的。對恐怖主義——任何形式的恐怖主義——都必須採取“零容忍”政策。

據首部中國國家安全藍皮書,2013年恐怖主義活動範圍擴大和次數上升的原因是宗教極端勢力。

不過,從華盛頓特區到布魯塞爾,中國宗教極端分子和暴力分離主義者卻屢屢受到低調處理。

5月22日,新疆烏魯木齊早市爆炸現場

從歷史上看,這些極端主義運動首先在1960年代從冷戰中受益,蘇聯煽動了新疆邊境的“東突”分離運動(1962年春夏,正值中蘇關係緊張之際,蘇聯通過煽惑、裏脅等手段,製造了大規模邊民逃往蘇聯的所謂伊塔事件。6萬多中國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直屬縣市及所屬塔城地區的邊境居民拖兒帶女,成群結隊,並攜帶大量牲畜、農具和車輛,非法越過邊境前往蘇聯。在此期間,5月29日,煽惑、裏脅邊民出走的少數壞人還煽動群衆,在自治州政府所在地伊寧市衝擊州人民委員會,圍攻伊犁區黨委,進行打、砸、搶活動。——觀察者網注)。

中國為何國威不立?

這就是今天的中國:國力空前強大,國威空前低下!環顧四邊,各國的三軍指揮部一定有個不約而同的結論:中國不敢真打。

按博弈論中的術語,這叫“不可置信的威脅”,就是當行為人發出威脅要制止某一情況的出現,而對方經過計算,發現這個威脅若果真實施,行為人所付出的成本要遠大於接受現實的成本,所以認為其威脅不可信。

正是如此,中國政府現在就是被各國算準了,其武力威脅基本上是“詐唬”,一旦真打,中國付出的實際成本遠比對外丟面子、對內失民心要大得多。

中國再次動武的成本代價

不妨做個換位思考,看看對手們是怎么計算的。

首先,對手們一定算準了所謂“戰略機遇

期”對於中國的極端重要性。中國自上世紀70年代末起步的這一波高速發展,的確得益於百年不遇的“戰略機遇期”。若從鴉片戰爭算起,中國既無大外患又無大內亂的時間,從未超過十年,大有希望的現代化轉型和經濟起飛,多次被打斷。最近這一次改革開放的進程能夠如此順利地展開,與外部的和平環境和國內的政治穩定關係極大,而且這兩方面都來之不易,代價不菲,任何一屆新政府都不能不加倍小心,不到萬不得已決不能令其輕易喪失。

其二,對手們也看到了中國國內的多重危機——改革進入深水區,包括生態環境在內的危機臨界點陡增,功虧一簣的危險真切存在;三股勢力活動猖獗,分離運動呈合流之勢,恐怖活動有增無減;社會轉型陣痛頻頻,民眾權利意識高漲,利益的平衡越來越難…

戰略家們很可能會有如此盤算:如果開戰是拼實力,那麼中國雖實力很大,卻拼不起,因為中國的國力有可能隨着和平時期的結束和穩定局面的喪失而大幅跳水,一如八十年代末的前蘇聯。如果開戰是做交易,那麼交易尚未開始中國已經先賠了,因為中國當前良好局面的背後是其巨大的預支,而從幾個可能的衝突方向上看,無論是奪佔島礁,還是海洋劃界,中國通過戰爭獲得的現實利益,並不足以補償以往的投入。

其三就是國際競爭格局。三十多年的經濟騰飛,使中國的經濟地位從世界GDP排行第15位躍升到了第2位,超越了大多數西方國家,形成了與頭號強國美國對峙的G2格局。對西方來說,這是一個空前的戰略挑戰,一個難以接受的現實。西方的生存離不開其全球主導地位,一旦中國的崛起意味着主導權的轉移,對於西方來說將是生死之戰,決不會選擇坐以待斃。

這也就意味着,中國即使什麼都不做,其崛起速度本身即足以讓自己威脅到西方,成為西方的圍攻對象。



有了中國與西方之爭這個大的戰略背景,周邊中小國家就有了游走在兩極之間的機會主義空間,甚至有可能成為左右大局的King Maker(王位製造者),無形中地位大漲,實力虛增。

困境還將持續

以上三個方面都是明顯的現實,中國自己能看到,對手國家也都能看到。朝鮮敢玩,日本敢硬,菲律賓敢干,越南敢鬧,印度敢爭,無不是摸準了中國的這幾條“軟肋”。

中國的“鷹派”人物總喜歡拿毛澤東當年與現在進行比照,認為那時雖弱卻敢打敢干,現在雖強卻縮手縮腳,對此感到難以理解。

他們顯然是把問題簡單化了。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從來不是單純的國力對比關係,尤其不是硬實力之間的對比,對中國這個歷史型的國家來說,比實力更重要的,還有國運和盛衰周期,而中國的實際國力從來都與盛衰周期緊密相關。

毛澤東時代之所以天不怕地不怕,在于那時的中國剛剛開始由衰轉盛,打仗不是壞事,打敗了不過多幾年衰弱,晚幾年轉盛,一旦打勝了,則滿盤皆贏。當年的朝鮮戰爭和中印戰爭都是好事,雖然消耗了國力,但為中國贏得了寶貴的和平穩定,正是這種情況。

但現在情況變了,今日中國正值千年難遇的盛世,打仗的“邊際效益”大減,“和平紅利”效應明顯,對外動武雖然可以爭得利益、樹立國威、凝聚民心,但風險也極大,一旦戰敗,或者損失超出了可接受的限度,就有可能引發連鎖反應,干擾到大局。最嚴重的後果,就是中國的千年盛世提前結束,國運開始由盛轉衰。

如此看來,中國目前這個命定的困境——雖然實力空前強大,但時期也空前敏感——還將持續一段時間。在這個時期結束之前,中國仍然難以通過對外動武樹立國威。

大歷史尺度的國家,不爭一時一事。本周的亞信年會和中俄聯合軍演,都是中國修補“軟肋”的良機和正確步驟。總體上,時間還是在中國一邊。

文揚 2014年5月20日

美国 BMD 律师事务所

我们的律师经验丰富,祝您事业马到功成



我们拥有超过50位律师的专业团队,能为您提供在商务、房地产、税务、知识产权及证券金融等各个领域的法律服务。



唐永昶律师
电话: 216-534-1317
电子邮箱:
jtang@bmdllc.com

欲了解更多详情,请联系唐永昶律师或徐佳佳律师。



徐佳佳律师
电话: 330-253-9195
电子邮箱:
vjxu@bmdllc.com

成人鋼琴速成教學



簡譜教學,快學易懂,20多年教學經驗,保證學的開心,學後5個月,彈唱自如,歡迎年長及初學者參加!
Call Lily Liao:
330-990-9524, 330-921-4088

愛華基督教中文學校 中文夏令營 每周\$75

年齡:4歲至11歲

時間:6月4日至8月19日, 7:00 am-6:00 pm
地點: Bethlehem Baptist Church,
27250 Emery Road, Orange Village, OH 44128
聯繫人: 劉愛儉 電話: (216) 220-5278;
(978) 473-3150, (978) 473-3127
Email: Liuaijian@gmail.com
Information Night: 周二(6月3日)晚7點



BRENNAN, MANNA & DIAMOND
ATTORNEYS & COUNSELORS AT LAW

地址: 75 East Market Street, Akron, Ohio 44308

網站: www.bmdllc.com